



必须停止对妇女权利的抵制

集体女性主义声明

在多个多边机构目前正在进行的辩论中，一种高度令人担心的模式正在出现，而且这种模式具有顽固的连贯性——针对妇女机构新一轮系统性的攻击。女性被视为牺牲自我的家庭照顾者、敬业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或致力于实现生育功能的养育母亲，但她们发现自己越来越被陈旧并且误导的健康刻板印象所束缚和窒息，这些陈规定型观念强化了她们作为弱势群体的指定角色。但女性的现实却有所不同：相反地，她们变得脆弱。她们得到的口头承诺与紧缩措施存在着根本冲突，紧缩措施削减了她们基本职能和其他社会生育工作的公共财政承诺和义务，进一步加剧了对继续大量从事无偿劳动的妇女和女孩的剥削[1]。这种不平等不仅损害了妇女的自决权和社会政治参与，它也揭露了更深层的结构性不公义所遗留下来的长久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的紧急关注、分析和每天的行动。

继新冠疫情大流行与多年变化中的全球战争之后，妇女在自己身体上表达政治代理权的权利再次在几个方面受到残酷的攻击，针对妇女权利和福祉的实际攻击正在全球展开并且蔓延中。在阿富汗，妇女被无情地驱逐出公共领域，而在伊朗，妇女的勇气导致了宗教父权制度的残酷镇压。同时，在美国，法律改革正在消除堕胎权，并且更广泛地限制获得性及生育健康照护的机会[2]。在欧洲，正在讨论的一项行政命令有可能将强奸除罪化并削弱《伊斯坦堡公约》。在加萨和西岸走廊，联合国机构和会员国在冲突后仍处于瘫痪状态，迄今为止，冲突已造成超过 35,000 人的死亡（截至 5 月 12 日[3]），其中妇女和儿童占伤亡人数的大部分，就像所有武装冲突一样，同样的故事，同样的厄运。

战争确实是父权体制的精髓，侵略被当作镇压的正当理由，虐待成为「解决」冲突的首选工具[4]，这些着魔的动能使女性的身体成为结构性战争的完美战场。

即使在世界卫生组织——在 Covid-19 期间，该组织的官员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妇女和女孩性侵犯被判有罪，而幸存者每人支付 250 美元[5]——最近也呼吁进行性别敏感改革并保护她们妇女权利再次受到反对[6]。尽管有许多承认和肯定这两者的国际规范性文书和区域机制[7]，但基本的性及生育权利仍然面临着彻底的挑战。

这是如何被合理化？在世界卫生组织内部，有些人认为性及生育健康权利是「政治」问题，应该由各国政府解决，因为它们超越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技术」职责，但健康本质上就是政治性的——世界卫生组织《章程》明确承认了这一现实，它确认不平等发展和歧视等结构性政治因素是实现健康权的障碍，世界卫生组织《章程》也承认和平、国际合作以及政府对其人民福祉的责任对于健康至关重要。这种局面下引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

当我们谈论促进和保护妇女权利时，世界卫生组织的政治关联会引起困扰，而在其它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却没有发现相同程度的不适？鼓励各国将卫生支出维持在其「财政范围」内或坚持知识产权的神圣性，即使这些政策阻碍了基本药物和种子的获取，也不会引起同样的担忧反应。

系统性的边缘化和屈服的社会群体是本质上不被接受的权力迹象，而这仍然继续被强迫中。对于面临各种不公义的妇女和其他边缘化群体来说，这种牢不可破的权力得到了广泛认可并根深蒂固——通常被称为父权制度。父权制度的模式深深植根于宗教和制度结构的遗产中，容易使用并且被广泛运用，以至于透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历史和不衰的呈现而被接受和内化，所有这些表现的核心是对于话语权、代理权和身体自主权的抑制。

今天，妇女和其他少数群体在多边体系中继续受到怎样的待遇，只能反映这种无休无止的父权逻辑，这是用无法令人信服的言辞和旨在最好地提高底线的最低限度干预措施来掩盖的，然而，此类措施往往最终会重新确认陈规定型社会角色的现状，在这个制度里他们没有解决直接暴力的根源，原本制度里会员国代表应该为女性发声——妇女就好像只是财产！

在世界上，女性代表着大多数，各级政治机构都有法律义务承认和尊重这个现实，而不是一点一点地破坏它。所有妇女必须团结起来，加强共同奋斗，敦促各国政府和多边机构克服和废除这种无法永续的秩序。

[1] 达纳·阿贝德与法蒂玛·凯莱赫 (2022)。紧缩政策的攻击：普遍的经济政策选择如何成为基于性别暴力的一种形式。 <https://policy-practice.oxfam.org/resources/the-assault-of-austerity-how-prevailing-economic-policy-choices-are-a-form-of-g-621448/> [2024 年 5 月 13 日访问]。

[2] Rachel Easter、Amy Friedrich-Karnik 和 Megan L. Kavanaugh, (2024)，对生育保健的任何限制都会损害生育自主权：来自四个州的证据。
<https://www.guttmacher.org/report/any-restrictions-reproductive-health-care-harm-reproductive-autonomy-evidence-four-states> [2024 年 5 月 13 日浏览]。

[3]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4/5/12/un-chief-urges-immediate-ceasefire-in-gaza-as-35000-palestinians-killed>。

[4] 女性主义外交政策中心 (2024) 强人与暴力：

反女性主义和反民主发展的相互连结。女性主义外交政策中心

，柏林。 <https://centreforfeministforeignpolicy.org/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24/02/CFFP-strongmen-and-violence.pdf> [2024 年 5 月 13 日浏览]。

[5] <https://www.voanews.com/a/internal-documents-show-the-world-health-organization-paid-Sex-abuse-victims-in-congo-250-each/7354013.html>。

[6] Kerry Cullinan (2024) 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生育权利小组的争议「破坏」秘书处和「基于科学」的方法。 <https://healthpolicy-watch.news/row-over-reproductive-rights-group-at-who-board-undermines-science-based-approach/> [2024 年 5 月 13 日浏览]。

[7] 例如：《消除对妇女所有形式的歧视公约》(CEDAW)，联合国大会于 1979 年通过的国际条约；1995 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商定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BpfA)；《马普托议定书》促进非洲妇女权利，由非洲联盟于 2003 年通过并于 2005 年颁布。